

劳动节

专题

## 汗水中的幸福和感动

通常,劳动留给我们的记忆都是辛苦的、劳累的,但“工作着是快乐的”也绝非一句谎言。这个世界上部分人的快乐来自享受人生,也有一部分人却更多地享受着工作、劳动、奉献所带来的快感,而且,有了辛苦劳动的对比,闲暇时所体味的幸福似乎也深刻和宝贵了许多。

固守土地的人享受着和土地相依为命的播种收获过程,闯入城市的人享受着担起家庭经济重任的责任感,急于赚钱的人享受着钱包越来越鼓的满足与踏实,也有些人只为享受劳动本身带来的健康和快乐。这是我们用我们的双手换来的幸福。

美编:牛长婧  
编辑:孔昕

## 城市上空的麦田

□葛亚夫

去年“五一”,工地放了一天假。父亲这才知道,他还有个节,劳动节。

这是城里的节日。父亲种了大半辈子地,从没放过假,也没感觉过累。工地上那些活,并不比庄稼活重,他却很疲惫,整天有气无力。或许,这也是城里放假的原因吧?他们拼命干活,只是为钱,钱不比粮食,没有生命,他们也没有了面对庄稼时的神采奕奕。

父亲忙碌惯了,一闲下来,竟有些无所适从。他开始怀念他的庄稼。城市里,车水马龙,父亲却坚持认为这里是荒凉的,因为寸草不生。对于父亲来说,没有草,没有庄稼,土地就没有生命。他曾一次次种下从家里带来的种子,但城里的土地并不肥沃,他最终徒劳无功。

父亲出发了。城里的劳动节很拥挤,游玩、购物,人们如同电脑里的文档,年复一年,彼此复制着。父亲不同,在人生的第一个劳动节,他有自己的方向和抵达。转车,转车,再转车,这次父亲没有掉向。他找的是通向庄稼的土路,在庄稼面前,他从不会迷路。

父亲想看看庄稼。他离家时,麦子还是孩子,三四片叶子大的年龄;油菜更小,躺在温棚里,不肯下地;土豆拖着身孕,坐在草垛上,等着春天分娩……如今,春天渐渐远去,父亲种下的楼已长出百多米,可他怎么也记不清那些庄稼的样子。

父亲小心翼翼,走进田地。麦子已长成毛头小伙,蜂蝶为媒,在春风里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。一地菜花嫁东风,父亲错

过了油菜花的婚礼,满地落黄,向他描述着那场浩荡的爱情。土豆秧开始下垄,四处吮吸春光,白胖的小土豆酣睡在泥土里,像太阳一样明亮。

乡间没有城里干净,但庄稼的爱情,比城里人纯粹。那些高耸的楼房,有时并不能达到一株麦子的高度。这些庄稼比城里人幸福,它们不需要节日,就可全家团聚。

父亲闲不住了。麦田里,那些色拉秧,播娘蒿,仿佛在和他捉迷藏。这可不是闹着玩的!当麦籽上粉,头重脚轻,这些杂草就露出真面目,趁风打劫,把麦子拉倒,破坏收成。父亲的手痒痒的,也不管是谁家的麦田,便捋起袖子,拔起杂草来。

父亲是农民,有着农民最质朴的良心:要对得起庄稼!

拔完草,已夕阳西下。父亲坐在地头,抽着烟,望着麦田,有些恋恋不舍。但他还是要走的,他连自己的庄稼都守不住,又怎能守住别人的庄稼?刹那间,父亲有些伤感。

那天回工地,父亲又迷路了。他一点也不慌,坐在天桥上,抽着烟,想远远近近的事。天空中,流光溢彩,却没有一颗星星。父亲知道,就像远方的庄稼和妻儿,他们都在,只是他看不见。父亲张开手,被麦子染绿的手掌,像一块郁葱的麦田,一点点把他淹没。

后来,父亲给我打电话。他说,在城市上空,看见了他的麦田,他坐在地头抽烟,我和母亲一字排开,拔杂草。我蓦地感受到父亲的悲伤,这些多年前的事情,他还念念不忘。

## 劳动节去剥笋

□厉勇

母亲是一个要强的农村妇女,这要强里面还包含着一些霸道和拼命的成分。

上大四的那个“五一”节,我刚找到工作。开始上班之前,我回了趟老家。母亲不在家,她正在村里的茶厂剥笋挣钱,那些笋是带皮烧熟以后剥出来做罐头用的,剥100斤笋才能拿到10块钱。母亲已经连续做了好多天,虽然我很心疼面容逐渐苍老憔悴的母亲,却无力说服她不要这样辛苦。那时家里的经济来源主要靠哥哥和继父,而嫂子还在家里带新添的人丁——侄女。所以我很理解母亲那句“挣几个钱也是好的”。

那天恰好是“五一”节,也是剥笋的最后一天。乡下的母亲连自己的生日都不过,怎么还会在意从我口里说出来的“五一”节呢。母亲依然早上5点就起床,5点半到茶厂抢第一批煮熟的大笋。大笋好剥,小笋剥半天也没多少分量。我6点起床,吃完早餐就去茶厂帮母亲剥笋。母亲一个人已经剥了一筐多笋了。她不停地削、剥、放,再一筐筐过秤、倒掉。

很快,就有人给剥笋的家人送午饭了。母亲说她不去吃了,让我给她随便带点就好!吃完饭,母亲想剥池子里的大笋。别人还在剥上午的小笋,我和母亲面前也还有,但母亲厌烦了。

村里老会计不让母亲拿大笋,负责的人也很为难。可是母亲不管这些,池子里的笋熟了以后,母亲抄起一个筐,一个箭步跨到池子边去捞大笋。其他妇女一时都大叫起来,我一句也没听懂,但知道是反对和抗议。我很羞愧,这样的场面令人难堪。其他人也纷纷行动起来,场面陷入混乱,母亲简直引起了“公愤”。有妇女叫嚣:“那我们也不剥小的了,大笋都被独吞了,我们还剥什么!”

负责的人赶紧圆场,他挑了些小笋给我们(其实他把那些很小的拣出来自己剥了,那些稍微大点的给我们),母亲却一直唠叨。我把那筐笋倒了出来,母亲骂我“心肠好”。我心里好难受,也许我不来,母亲就不会这么拼命了。我知道母亲都是为了这个家。

剥了一天笋,我累得腰酸背痛,手都抽筋了。可是劳动成果却是458斤,连50块钱都没挣到。我知道母亲挣钱都是这样出卖苦力、一点点积累而来,心里只有辛酸。而和母亲一起度过的这个劳累的“五一”节,更让我永生难忘。我理解了母亲的活法,也理解了母亲的要强。

## 和民工兄弟提前过“五一”

□翟杰

小区的正对面,有几排高高的脚手架,脚手架上,经常忙碌着不少建筑工人。那天,我骑电动车出门,刚走到小区门口,车胎就瘪气了。四下张望,周围并没有修车摊。我只好一只手扶着车把,另一只手抬着车身往前走。走了几十米,我已经是气喘吁吁,腰酸腿疼了。这时,一句带着浓重外地口音的询问在我身后响了起来:“要帮忙吗?”我转头一看,是一位二十岁左右的小伙子。虽然头发和脸上布满了灰尘,但闪闪发光的眼睛显示出他的阳光、朝气。在他的帮助下,我好不容易把车子推到一个修车摊。等待修车的过程中,我和他闲聊起来,他叫小刘,来自安徽农村,和他一起来打工的,还有同村的十几个人。

前几天,我到菜市场买菜,正好碰见他。小刘看到我,热情地和我打招呼。他告诉我,今天

轮到他买菜,自己正为不知道吃什么而发愁呢。我对他说,难得今天你做一回主,何不趁这个机会改善一下伙食?小刘憨厚地一笑,说大伙儿有个约定,不管谁出来买菜,都得执行既定的伙食标准,钱不能随便乱花。我还想继续劝说,但看着身上满是泥点的他,竟一时说不出话来。

傍晚,我在家里忙活,一次不经意的转头,让我看到那些熟悉的身影正从工地往工棚走。想到马上就是劳动节了,一个念头在我脑海中冒了出来。我站起身,来到超市,买了一些熟食和两瓶酒,然后直奔他们的工棚。我的出现显然出乎他们的意料,我把菜放在桌子上,边拧酒瓶盖边说:“咱们进进出出都一年多了,做了这么长时间的邻居,还没在一起吃顿饭呢,小弟今天请客……”见他们还愣在那里,我

又故意问道:“怎么?不欢迎啊?”听我这么一说,小刘赶紧接过话茬:“咋不欢迎!”边说,他边张罗着其他人围坐起来。我给他们倒上酒,说:“快到劳动节了嘛,咱们聚在一起热闹热闹。”或许是酒精的作用,平常不善言谈的他们,此刻的话都多了起来。老张咽了一口酒,说:“一转眼,出来打工都已经五年多了,这附近刚起来的大楼,我都曾参与盖过。”老张话音一落,小刘接茬道:“你儿子也快结婚了吧?”听小刘这么一说,老张捋了捋额前的头发:“过一段时间,我就回去啦。钱也攒得差不多了,打算把家里的房子翻盖一下。”我正要说话,大辉站起来说:“你们聊着,我该去接儿子了。”大辉走后,小刘告诉我,大辉的妻子在附近一家超市做清洁工,夫妻俩不愿意让孩子做留

守儿童,所以带着小家伙一起来到了这里。别看他平时省吃俭用,可在孩子学习方面却很舍得花钱。这不,孩子参加的辅导班该放学了,大辉每天都去接他。我环顾了一下工棚,一种莫名的酸楚涌上心头。

不知不觉,两个多小时过去了,我起身告辞。他们把我送到大门口,感激的话说了一大堆。其中一个兄弟握着我的手说:“如果不是亲身经历,我真不敢相信,你能这么看得起俺们……”

我独自走在回家的路上,虽然天气微凉,但心情格外舒畅。我把手放进口袋里,感觉里面有东西,拿出来一看,竟然是100元钱。昏暗的路灯下,我望着沾满了尘土的钱,心底里滋生出一种感动。我转过身,朝着工棚走去……

## 捡垃圾的幸福

□谭高

前年春节,全家商议决定:让操劳了大半辈子的外婆不干活了,在家安享晚年,五个子女按月给她300元的生活费。可习惯劳动的她还是闲不住,她顺着子女的心意,不种庄稼了,却捡起了垃圾。

当我们知道这个消息后,一家人又气又急,可无论我们如何苦口婆心地相劝,大舅甚至以不再给她生活费来“威胁”她,外婆仍是一副吃了秤砣铁了心的样子。后来我们实在说服不了她,便只好作罢。村里与外婆同龄的几位老人都在家安心地过着属于自己的老年生活,他们每天看到外婆早出晚归地骑着三轮车到处捡废纸和饮料瓶,有的心生怜悯之情,有的则是嘲笑,

说外婆“卖穷”,是个“守财奴”,子女们如此孝顺,还这样拼命,有福都不知道享受,完全是傻子一个。听到这些话,外婆什么也不多说,只是淡淡一笑。

外婆捡垃圾并非三天打鱼两天晒网,而是有固定的作息时间。清晨,天蒙蒙亮,整个村庄都还未完全醒来时,她就骑着三轮车,拿着蛇皮口袋出去了,捡到8点半,无论垃圾捡得多与少,她都回家做早饭吃。吃过早饭,在其他老人东家长西家短的龙门阵中,她又出去了。一到中午,她就回家吃午饭,吃过午饭,休息一个半小时左右,然后再外出捡垃圾。回来时,无论捡得多少,她总是一脸的笑容,仿佛捡垃圾并不是她求生活

的职业,而是在打发时间。

去年3月,外婆因骑车不小心摔了一跤,所幸摔得并不严重,只是大腿肌肉拉伤了,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星期,家人都劝她不要捡垃圾了。外婆也许是看出了我们的担忧,便爽快地答应,以后不捡垃圾了。听她这样说,我们高兴不已。

出乎意料的是,外婆出尔反尔,能走动后,她又骑着车出家门了。听母亲说后,我气冲冲地赶回家,从她手中夺过蛇皮口袋扔在地上,饮料瓶撒了一地。外婆什么也没说,笑着弯下腰,将饮料瓶一个个捡起。看着外婆苍老的模样,我心里的委屈再也憋不住,一下全爆发了。我边哭边

说:“您不是答应我们不捡了吗,为什么还要捡?您一个人骑着车风里来雨里去的,让我们怎么放心?外人又会怎样看待我们?”

外婆用手绢为我擦去眼泪,笑着说:“你们的心意,我领了。我捡垃圾并不是为了挣钱,而是通过这个来锻炼身体,来寻找幸福。”

想到跟外婆同龄的那几个老人已经一个接一个西去了,而年过八旬的她,还能一餐吃一大碗饭,身子骨硬朗得很,我想这肯定与外婆每天坚持劳动有关。

我突然想到了高尔基的一句话:“我知道什么叫劳动,它是世界上一切欢乐和美好事情的源泉。”也许真的是这样,长寿的秘诀在于劳动,幸福的秘诀也在于劳动。